

原创小说

胡学文 著
群众出版社

心急吃不了热豆腐



刘好好叹了口气，还是那句话：我实在想不通，我为什么要和贺文兰在一起？

牌了，也许用不了几天，我就不能进这个家了。这云想我反而轻松了。贺文兰都不管我，我凭什么拖累人家刘好好？做到这一步，已是仁至义尽了。我大大地咬了一口肉丸子，一边嚼，一边问：你和那个女人有眉目了？刘好好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我问刘好好，她什么时候搬过来？刘好好说，还没定。我嚷了一声：满不在乎地说，到时候说声就行。严肃地说：不行，那是别人家。我说：那好吧。真的，那时候我确实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/ 胡学文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
2005.4

ISBN 7-5014-3443-3

I. 心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2035 号

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(原创小说)

著 者: 胡学文
责任编辑: 晓 潇
封面设计: 董 睿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信 箱: qzs@qzcbbs.com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 201 千字
印 张: 10.5
版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5014-3443-3/I · 1465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定 价: 18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心急吃不了热豆腐/1

我的婚姻生涯/61

花落谁家/118

乱花渐欲迷人眼/164

谁是谁的敌人/214

猜猜我是谁/268

心急吃不了热豆腐

我和刘好到了那儿，树下已站着一个女人。女人圆鼓鼓的，似乎一不小心就会爆裂开。刘好盯着女人手里的时尚杂志，惊喜如蝴蝶一样从眼里飞舞出来。刘好说，没错，就是她。我瞧不上刘好这软骨样，故意说，怎么像个烤红薯？刘好摸出一块钱，拍在我手心，去！买根冰糖葫芦，在那边等我。刘好大步走过去，与女人比比划划地说着。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肯定是这样的：

刘好问，这本杂志是买的吗？

女人说，不，别人送我的。

刘好问，你的朋友干什么工作？

女人说，司机。

刘好大喜，你是杨倩吧。

女人说，你肯定是刘好。

刘好把约会搞得跟特务接头一样。我第一次听刘好和女人对黑话，差点儿把鼻子笑飞。那是个一脸雀斑的女人，她说刘好的这个点子蛮有意思的。刘好说男人的想象力是女人激发出来的，他第一次看见她的照片就爱上了她，他说天底下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女人了。说着，刘好抓住女人的手。可女人突然抽出来，狠狠地抽了刘好一个嘴巴。雀斑女人骂了句流氓，抓起包就走。刘好愣在那儿，不明白自己怎么成了流氓。他没意识到正是他的奉承惹怒了女人，女人那张脸是不能夸的。我从隐身的地方跳出来，刘好的脸马上涨红了，他大声斥责，谁让你跟来的？我说，没有啊，我恰好路过这儿，看见你就过来了。刘好气乎乎的，半天不和我说话。

让刘好疯去吧，我才懒得理他呢。我攥着那一块钱，琢磨该怎么花。我不会直接买糖葫芦，那样太赔了。我先花两毛钱买了两支棒棒糖，然后才去买糖葫芦。卖糖葫芦的是一个眼角堆满眼屎的老头，一见我过去嘴咧得刀割开了一样，好像我是个百万富翁。我拿了糖葫芦，先咬了一口。老头说，怎么才八毛？还欠两毛。我说，不对呀，明明是一块嘛！一定是掉在路上了！我去找找。等老头反应过来，我早跑得没了影儿。

刘好和女人已经不在，不知刘好把她骗到了什么地方。刘好骗女人很有一套，可往往骗着骗着就露馅了。刘好善于伪装，

但不擅长持久地伪装。我等了一会儿，决定离开。

那一天，刘好很晚才回来。我想，刘好一定得手了。这么一想，我又有些害怕，刘好领了女人回来，我就得搬到李大嘴那儿住。李大嘴早就想让我搬过去，我没答应。李大嘴爷爷的呼噜声几乎能把房顶掀起来，我在他家睡过几夜，第二天耳朵疼得要命。

我是被刘好洗澡的声音惊醒的。刘好有洗冷水澡的习惯，即使是数九寒冬，照洗不误。我曾问过刘好，刘好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了。其实，我很快就明白了，刘好需要冷水浇灭他的欲火。刘好正值壮年，每一个汗毛孔都生长着对女人的渴望。没有冷水，他会憋疯。我有些可怜刘好。我推开卫生间的门，一边撒尿一边瞄着刘好赤条条的身子。我问，怎么样？刘好反问，什么怎么样？半夜三更的，赶紧睡觉去。刘好满脸水珠，可我依然从他的瘦脸上窥见了沮丧和恼火。刘好没有成功，他的声音像是腐烂了，透着呛鼻的味道。

叫杨倩的女人是刘好通过婚介所认识的。刘好查看了杨倩的资料和照片，以及她的征婚条件，认为自己有一定把握。刘好在电话里商量的会面的地点和接头暗语。刘好像是满肚子学问，其实他只是个下岗工人，肚子里除了二锅头和花生豆，没有其他内容。这些话是刘好从电视中学来的。刘好固执地用接头暗语，有他的道理。他吃过这方面的亏。那是刘好第一次约会，当然，也是婚介所搭的桥。女人告诉他，届时她手里将拿两瓶娃哈哈矿

泉水。刘好兴冲冲地到了那儿，果然看见一个拿着两瓶矿泉水的女人。刘好向女人介绍了自己，便想接过女人手里的矿泉水。女人被蛇咬了似的惊叫起来。一个男人跑过来，揪住刘好的衣领，砸了刘好几拳。刘好被打蒙了，好半天他的眼球硬着，像是和眼皮焊在了一起。女人挽着男人的胳膊走开，刘好气乎乎地冲着那两人的背影嚷，你怎么脚踩两只船？刘好把委屈咽进肚里，打算走开。突然看见旁边站着一个女人，她手里提着两瓶矿泉水，冷漠地望着他。刘好意识到自己弄错了。他凑到女人跟前，介绍自己是刘好。女人打量他几眼，说了句你原来这么窝囊，便扭身走了。自那以后，刘好就用上了接头暗语。

和杨倩接了头，刘好和她聊了起来。刘好没敢直奔主题，他绕着弯子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反正天还早，他想拖到晚上请杨倩吃顿饭，在饭桌上商议正事。刘好不住地告诫自己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杨倩先前还耐心地听着，渐渐地就皱起了眉。刘好不知哪儿说错了，便停顿下来，目光犹犹豫豫的。杨倩说，咱们年龄不小了，耗不起，我看就别绕弯子了。杨倩的直爽使刘好意外，他连声附和。杨倩问刘好对她有什么看法，刘好说没有。杨倩的脸粗糙不平，腰有点儿粗，惟一受看的就是胸和屁股。可刘好怎么能挑剔呢？刘好没有挑剔的资本。杨倩说她对刘好的印象不错，人有没有缘分第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杨倩说她有个十三岁的儿子，像她一样善良，刘好肯定会喜欢上他的。刘好说，那当然，我最爱小孩子了。杨倩说刘好没孩

子，她嫁过来还可以再生一个。刘好说，那是。他的脸不易察觉地抽搐了一下，事情说到这个地步出乎刘好的预料。刘好的目光长长短短的，杂草一样。

这个时候，一个少妇出现在俩人的视线中。少妇轻飘飘的，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她吹起来。她奇异的步态引起了刘好和杨情的注意。刘好想，这个女人一个手指就能把她捅倒。就像刘好真捅了她似的，女人突然倒下去。刘好没有任何犹豫地冲过去，将她抱起来。少妇脸色惨白，死死地咬着嘴唇。刘好抱着她冲到公路边，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将少妇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。少妇是宫外孕，需要立即做手术，医院通知刘好马上交五千块钱押金。刘好傻眼了，他兜里只有三百块钱。刘好语无伦次地解释他并不认识这个少妇。医生冷着脸说，没有住院手续，我们不能进行手术。刘好让医生先做，他联系她的家属。医生冷笑，这不符合我们医院的制度，再说了，现在什么骗子没有。医生的话激怒了刘好，骨子里的刘好爱打抱不平。只是他虽有侠肝义胆，却没个三招两式，屡屡受挫。刘好猛地揪住医生的领子，恶狠狠地说，她要是有什么危险，我就宰了你。院长闻讯赶来，答应先做手术，但住院费在天黑以前必须交齐。刘好问少妇家里的电话，少妇半天才挤出几个数字。刘好抓着电话猛拨，半天没有应答。若换了别人，早跑掉了。可刘好没有，他跑到储蓄所取了五千块钱，想先给少妇垫上。刘好的存折上只有一万多块钱，是他的全部家当。

少妇的手术做得挺顺利，刘好的电话却怎么也拨不通。直到晚上，对方总算有了应答，却不相信他的话。刘好只得问了少妇的名字，尔后告诉对方，她叫陈红。对方猛地将电话搁了。一个小时后，一个满脸灰尘的女人出现在病房。这时，刘好方想起和杨倩约会的事，赶紧给她打电话。杨倩怪里怪气地说，才忙活完？没陪她过夜？刘好想解释，杨倩不听他的，冷冰冰地说，天太晚了，我要睡觉。刘好垂下脑袋，像是被人折断了脖子。

刘好的肚子咕咕叫起来。刘好打算回家，走了几步，忙又返回医院。他把那个灰扑扑的女人叫出来，把押金条交给她。刘好说，医院催得紧，我先给垫上了。女人拿着押金条，左看右看却不吭声。刘好挺生气，说押金条是真的，她可以去住院部验证。女人说她不是那个意思，她是个卖菜的，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刘好急得眼珠子都快顶出来了，他大声问，你家里人呢？你家里没别人？女人说陈红是她表妹，除了她，陈红没有别的亲人了。刘好的脑袋嗡地胀大了，像是一颗摔裂的西瓜，汤汤水水很快冒出来。女人说陈红已经睡了，她让刘好明天过来，反正陈红跑不了，这钱总归要还上他。刘好憋了满肚子的火，却没处发泄。他在地面上转了几个圈，末了说，那就这样，我明天过来。女人说，押金条你先拿着吧。刘好揣着押金条，离开了医院。

这就是那天发生的事。刘好叙述的只是大概，细节是我想象的。别看我学习臭，可想像力总是无边无沿地膨胀。

二

在讲我和刘好的故事之前，有必要叙述一下刘好和那个叫贺文兰的女人。

刘好和女人的故事是从贺文兰开始的，那时他还是第三毛纺厂工人。贺文兰和他同一个车间，而且上同一个班。贺文兰长得十分秀气，一走路腰扭得杨柳枝似的。当然，贺文兰引人注目的既不是她的漂亮脸蛋，也不是她走路的姿势，而是她的水灵劲儿。她浑身上下水汪汪的，若是扎一个眼儿，没准就能喷出一股润湿来。厂里的后生瞧着眼馋，却没有一个敢摘。工人条件都一般，攀不上这样的姑娘。人们觉得贺文兰起码要找一个干部。可是人们没发现干部追她，却发现野狼老缠着她。野狼是那条街上有名的混混，整日寻衅打架，是派出所的常客。一到下班时间，野狼就守在厂门口，贺文兰骑车他就坐在后面让贺文兰驮，贺文兰步行他就和贺文兰肩并肩。那一阵子，贺文兰郁郁寡欢，眸子荡着阴云，可没人帮得了她，野狼是个不要命的主儿。那天，也是下班时间，贺文兰一出厂门，野狼就过来，让她和他一块吃饭。贺文兰不答应，野狼就抓着她的自行车不让走。贺文兰又气又慌，她回头向同事们求救，可众人假装没看见，羞惭的头几乎扎到裤裆里。

刘好便是这时走出来的，那时贺文兰几乎绝望了。刘好平时很少和贺文兰说话，刘好比别的后生更自卑。刘好迟疑了一下，最终走过去，对野狼说，你放开她吧，人家有事，你纠缠什么。野狼早就憋了一肚子火，他骂了一句脏话，揪住刘好就打。等贺文兰把两人拉开，刘好的脸青一片，紫一片，惨不忍睹。野狼扬长而去。贺文兰又是感激又是不安。刘好淡淡地说，没事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刘好没少遭人奚落，可看见贺文兰被截，他依然替贺文兰说话。有那么几个月，刘好的脸像夏天的花园，五颜六色的。贺文兰都看不下去了，让他不要再管了。刘好气乎乎地说，我就不信野狼撞不上大狱门子。后来，刘好干脆陪贺文兰一块儿回家。刘好没什么企图，从来没打过贺文兰的主意。可是有一天，贺文兰把刘好约出去，说她想嫁给他。刘好傻眼了，天上掉下的馅饼太大，把他整个脸都遮住了。刘好说，我家穷，你嫁了我会受委屈。贺文兰说她不在乎，人好就行，而刘好是她这辈子遇见的最好的人。刘好依然不敢相信，他再次问，你当真？贺文兰说，我脑袋没毛病，我不说瞎话。

刘好捡了个便宜，许多人都这么认为。那时，野狼犯了事，正如刘好说的那样，撞进了监狱门。

婚后，贺文兰方告诉刘好，她被人强暴过。听到这句话，刘好呆了好半天。刘好明白了，若不是这样，贺文兰是不会嫁给他的。而贺文兰没有隐瞒，说明她相信他。若说苦，贺文兰比他更苦。刘好责问自己，你有什么资格小肚鸡肠？有什么资格嫌弃贺

文兰？刘好反过来安慰贺文兰，说他不会计较，让她忘掉过去。这是刘好能说的最高水平的话了。可阴影终归是阴影，它抹不去，刷不掉。六七个月之后，贺文兰生下一个孩子，刘好想知道这是野狼的种，还是别人的，但他问不出口。刘好的心被苦涩罩住，像是长满了蒿子草。刘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顶着压力，再次说服了自己。无论如何，这是贺文兰的孩子，是贺文兰的，那就是他刘好的。

两年后，毛纺厂不景气，下岗了一批工人。刘好属于下岗之列。刘好天塌地陷了一般，天天找厂长闹。厂长说，如果他上岗，贺文兰就得下岗，为了贺文兰，刘好忍了。可不久，贺文兰告诉他，原先下岗的一位女工重新上岗了。刘好换了一种方式，他买了两瓶好酒，夜晚敲开了厂长的家门。厂长和蔼、客气。他说刘好也不容易，让刘好把东西提回去。他一定把刘好的事记在心上，如果厂子效益好了，第一个让刘好上班。刘好感动得几乎飘起来了。可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厂子的效益好起来，刘好去找那位重新上岗的女工，想取点经验。女工咬定是厂长先找她的，她并没找厂长。后来刘好听到风言风语，说那位女工因无法生活，去店里卖身。恰好那天厂长去那儿寻乐，和女工撞了个正着。厂长答应让女工上岗，为的是堵她的嘴。甭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，刘好受了启发。他天天跟踪厂长，果然有一天将厂长堵在一间屋子里。刘好终于上岗了。

其实，上岗的工人并不好过。每天干的活挺累，工资却不能

按时发放。起先拖一两个月，后来拖半年甚至更长。而厂长每天上下班都坐轿车，还出了几趟国。工人们愤愤不平，商议去市政府门口静坐。他们推举刘好牵头组织，刘好应承下来。厂子在此压力下终于补发了三个月工资。可是不久，刘好再次下岗，原因是煽动工人闹事，影响社会稳定。

刘好和贺文兰的日子紧巴巴的，矛盾不可避免。贺文兰没有刘好想象的那么温顺，柔弱的外表掩盖了她的刁蛮。刘好二次下岗后，她整日挖苦刘好，骂刘好窝囊废，拿不起放不下，不像个男人，又说她当初瞎了眼，跟了刘好，她真是倒了八辈子霉。贺文兰说话快，每个字都像一枚铁砂子，从她嘴里射出来，击得刘好满身是窟窿。刘好理亏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夜里连贺文兰的身子都不敢挨了。天一亮，他就出去找工作。这时，刘好惊愕地发现，第一班和他一块儿下岗的都弄好了。摆摊的、开店的、理发的，生意红火得都快冒烟了。刘好很后悔，早知这样，上狗屁的岗。刘好借了点儿钱，想干几笔买卖。可他一来没经验，二来生意不像头几年那么好做了，钱没挣上，倒把老本儿赔了进去。这时，半死不活的毛纺厂终于倒闭，贺文兰也失去了工作。

那是刘好和贺文兰最糟糕的一段日子。贺文兰浑身是火星子，碰一碰就着火。她点着刘好的眼窝子，一骂就是半天：你个窝囊废！你个没用的东西！你个……总之是什么难听骂什么。刘好不应声，她就摔碗，仿佛那就是刘好，摔碎了她才解恨。

那个被人遗忘的野狼出现在贺文兰面前。野狼坐了几年监狱，出来后不知做什么生意，发得都紫了。野狼不像过去那样没皮没脸，他举止得体，风度翩翩，一副贵族模样。若不是那颗假牙，很难把他和十年前的野狼联系起来。贺文兰半喜半惊，几个回合就被财大气粗的野狼俘虏了。时过境迁，这是一个用财富说话的时代。贺文兰开始背着刘好和野狼约会，她又和过去一样水灵了。

一天，刘好回家取东西，楼梯口站了三个邻居。他们看见刘好，像耗子见了猫似的，哧溜一下钻进了门洞。刘好心下诧异，正要开门，却听见屋内传来让人心跳的声音。刘好和贺文兰最大的家产就是这套三十平方米的房子。毛纺厂的家属房，质量差，不隔音。刘好怔了一下，几乎是拼着本能拧开锁。

刘好怔在门口，像是被掐住了脖子。

野狼一边穿衣服一边宠辱不惊地说，有什么条件，你尽管提。而贺文兰根本不看刘好，一副局外人的模样。

刘好想骂娘，却怎么也张不开嘴，只从眼睛里飞出两朵蓝火苗。

三

刘好是我父亲，我就是那个被贺文兰遗弃的野种。以上的故

事是我编织的，我只知道刘好和贺文兰离婚了，其它的情况刘好只说个片言片语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一个男人从刘好手里夺走了贺文兰，至于他叫什么并不重要。我想他应该叫野狼，只有野狼具备这种掠夺性。我知道我的想像无论对刘好还是贺文兰都损了点儿，可电视里都是这么编的。再说，谁让贺文兰遗弃我呢？谁让刘好不承认他是我父亲呢？贺文兰已从我脑里淡出，我想不起她是个什么样子，我也没必要想她是什么样子。而刘好一直说我是他捡来的，只是他的一个伴儿，他没资格做我的父亲。有一次，刘好喝醉酒，还骂我是杂种。我不在乎我是野种还是杂种，反正我是一个没娘的家伙。不过，我和刘好混得不错，不是说我俩的生活——生活是很糟糕的，而是说我俩的关系。如果不是刘好执意要找一个女人，谁能相信这是一个破裂的家庭呢？

刘好找女人的念头是我勾出来的，因为我在学校老是闯祸。其实，刘好要找女人的念头早就有了，不过埋在心底而已。他找女人还要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这一点儿连我也看不上。

学校里我最不喜欢两个人，一个是鸟窝，一个是姚亚男。鸟窝是我的班主任。鸟窝这个外号是我给她起的，因为她梳了一种钢丝头，和鸟窝没什么两样。鸟窝对我凶巴巴的，几乎每天我都要挨她的训斥。姚亚男是我的同桌，是鸟窝安在我身边的间谍。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姚亚男的监视之下，当然也就在鸟窝的监视之下了。姚亚男对我爱理不理的，她高傲得像一个公主。姚亚男有高傲的资本：不光学习好，家庭条件也好。姚亚男的父亲据说是

一个什么公司的董事长，他常开着那辆黑色的轿车接送姚亚男。那家伙个子挺高，气宇轩昂，目中无人。姚亚男的傲气肯定是从那家伙身上遗传的。我想过许多报复姚亚男的办法，比如把那辆轿车的轮胎扎破；比如在车的黑漆面上刻上“间谍”两字；比如把姚亚男绑架了，让她家人着急；比如把姚亚男的凳腿弄断，让她当众摔个屁墩儿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我的计划一个个流产了。我没有妥协，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。那天，我又迟到了。鸟窝拍着桌子问我，你怎么没改？啊？说呀！我往后退了一步，问，老师，你没刷牙吧？同学们哄地笑炸了。鸟窝的脸顿时涨红了，她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拽到墙角。罚站是我的家常便饭，可往天有李大嘴陪着，今天只有我一个人，怪孤单的。鸟窝一出教室，我就给同学们表演杂技，翻跟头、拿大顶、金鸡独立、老猴参天。教室里乱成了一锅粥。姚亚男把我的表现报告给鸟窝，鸟窝罚我多站了两个小时。我的报复欲望再次膨胀起来。第二天吃早饭时，趁姚亚男收作业的空隙，我将一条毛绒绒的虫子悄悄放进姚亚男的饭盒里。尽管是一条塑料虫，我想也足以让姚亚男心寒胆战。姚亚男喝汤特别慢，我都等得不耐烦了。就在我和李大嘴扮鬼脸时，姚亚男尖叫一声，跑到教室外哇哇地呕吐起来。

刘好又一次被请到学校。

刘好一看见我站在办公室挨罚，脑门上的汗就冒出来了。鸟窝训他就像是训自己的儿子。刘好堆着一脸假笑不住地给鸟窝赔不是。鸟窝罗列了我的几大罪状：迟到早退、辱骂教师、抄袭作

业、扰乱课堂纪律、影响别人学习、经常搞恶作剧。鸟窝的话，一半是真的，一半是夸大其辞。

那天，刘好没让我吃晚饭，他说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怎么就不学好？

我不说话，任眼泪簌簌往下掉。

刘好终于心软了，我已摸透了刘好的脾气。他摸着我的头说，也许是我的过，我该找个人管管你。

这就是刘好找女人的借口。

刘好有一个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各种征婚信息，有城市的，有农村的；有离异的，有守寡的。此外，还记载着他和女人交往的过程和体会，刘好不是附庸风雅，他是借此打发寂寞的时光。此外，还有积累经验的意思吧。刘好这种可怜巴巴的爱好使我轻而易举地窥探到了他的秘密。刘好开始和女人频频地约会，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女人对男人的要求不一样，但有一样是共同的：找一个不带小孩的；就算有让步的，但条件是“带女孩亦可”。刘好屡屡碰壁之后，和我一样撒起谎来。刘好的谎言有了效果，他终于带了一个女人回来。那时，我正在地上修理一辆破旧的玩具车。女人警觉地问，这孩子是谁？刘好说，是我妹妹的孩子。刘好撒谎已是炉火纯青，舌头一卷一句。女人怀疑地盯了我几眼，说，这孩子长得挺像舅舅。我的长相和刘好相差十万八千里，女人如此说，自是有拷问刘好的意思。刘好对我说，回你们家玩去吧。我想揭穿刘好，只要我一句话，女人就会离开。刘